

日本优秀侦探小说

内田康夫 著

黄晓燕 译
白洁

风葬之城

平野是吃了儿子洋一给的药才致死的。
之后一心想要开牙医诊所的洋一也在赶
回来吊唁的当天失踪了。
声称将洋一送上归途的东家可疑吗？

珠海出版社

日 本 优 秀 侦 探 小 说

风葬之城

内 田 康 夫 著

黄晓燕 白洁 译



珠 海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葬之城/[日]内田康夫著;黄晓燕,白洁译.

- 珠海:珠海出版社,2003.8

(日本优秀侦探小说丛书)

ISBN7-80689-095-5

I.风… II.①内…②黄…③白… III.侦探小说-日本-现代 IV.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59859 号

风葬之城

©内田康夫 著

黄晓燕 白洁 译

策 划:力 群 终 审:罗立群

责任编辑:李一安 靳 红

装帧设计:大 宇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邮政编码:519002

地 址: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
邮 购: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

电 话:0756-2639346

E-mail:zhcbs1@pub.zhuhai.gd.cn

印 刷:广东惠阳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10.25 字数:222 千字

版 次: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-8000 册

书 号:ISBN7-80689-095-5/I·440

定 价:1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作者简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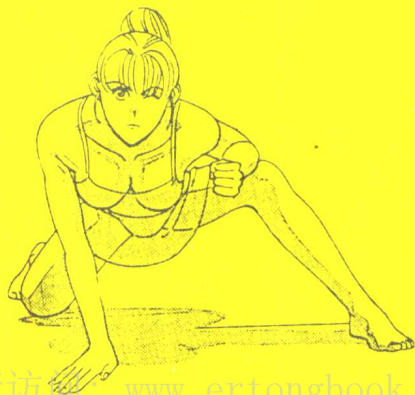
内田康夫 高产质优的日本推理小说大师。东京人，生于1934年11月5日。从日本东洋大学毕业后，在某影视广告公司从事了20多年的广告词的创作。

46岁那年，以《死者木灵》一书崭露头角，步入文坛。两年以后，专业从事侦探推理小说创作。他构思奇特，写稿速度惊人，近20年来，向广大读者推出了130多部脍炙人口的侦探推理小说。他创作的《本冈坊杀人事件》、《幸福的手书》和《天河传说杀人事件》等30多部小说先后被搬上银幕，被制成录像带和CD光盘。他笔下的业余青年侦探浅见光彦，深受日本青年的喜爱。由于作品畅销、长销，以致销量始终遥遥领先，多年来连续荣登“作家纳税大户”榜首。他曾荣获日本文学艺术家俱乐部1996年大奖。现系日本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和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会员。

责任编辑：李一安
靳红
封面设计：大宇
电脑制作：罗玉先

日本优秀侦探小说丛书

- 沉睡的记忆
- 花儿无价
最后的明星晚宴
- 盆景
- 海市蜃楼
- 蓝色长廊之谜
- 魔镜
- 第四十六号密室
- 英国庭园之谜
- 透明的遗书
-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
- 风葬之城
旗振山疑云
- 通灵女





录

风葬之城 黄晓燕 白 洁 译

序 幕	1
第一章 铃政漆器工场	4
第二章 会津人	24
第三章 守灵客	46
第四章 大内宿	67
第五章 近藤勇之墓	89
第六章 魂逝山野	123
尾 声	161

旗振山疑云 高文衡 王 莹 译

序 幕	167
第一章 站在子午线上的男人	172
第二章 须磨浦公园站	207
第三章 明石原人研究会	238
第四章 绑架的下落	268
第五章 崩塌之时	298
尾 声	325

序 幕

雪江从早上开始心情就不好。要是平常的话，肯定会训斥浅见睡懒觉的，可是今天她看见小儿子，露出一副无奈的神情，转身就回自己的房里去了。

听佣人须美子说，雪江连早饭也没吃。

“我妈她怎么了？”

“牙疼。”

“是嘛？……”

浅见似乎有点幸灾乐祸似地反问道。

“是的，听夫人说，装的假牙不好，像针扎似地痛。”

“哦，是那样啊，牙不好。”

在两年前，雪江的补牙费用全部由自己负担，再加上长子阳一郎是警察厅刑侦局长，这些都曾是她最大的骄傲。可是，这两年来，有三颗牙换上了假牙，再以这样的牙为荣似乎是不可能的了。

人不能吃东西是最惨的。如果再连说话也觉得麻烦的话，那就没治了。我们常说不说话代表心里有事，但这并不

意味着沉默就能感受到饱腹感^①。

“少爷，去看一下你妈吧。”

须美子真是善解人意。

“我是要去看看。”

浅见把煎鸡蛋摊平，大口地吃着烤面包，然后用牛奶咖啡漱了漱口，就起身向母亲房间走去。

“啊，少爷，你嘴边还有面包屑。”

须美子可真够啰嗦的。

“我知道哟。我是想留着当甜点的。”

浅见把面包屑拿下来，一下就塞进嘴里吃了。

去母亲房里探望的时候，也许是心情稍稍平静了些，雪

2 江一看见小儿子就说：

“最近的牙医真不像话，以前技术可是相当棒的，可是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当然是那样。”

“可是，现在医疗器具先进了，而且拷瓷的技术也进步了，假牙这样的东西，难道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些吗？”

“即使技术进步了，可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啊。原以为年轻英俊的牙医，完全可以信任，可根本就不行……”

雪江好像很痛苦似地紧锁眉头，用手捂着腮帮子。年轻英俊和信任，这怎么能联系起来？

女人心理可真奇怪，无论到多大岁数，都令人难以理

① 日语谚语“不说话代表心里有事”中，是用肚子饱来形容的，故后面出现饱腹感。

解。

“要是那样的话，平冢亭的糕点也不能吃吧。”

“真是的，请不要跟我提吃的，我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呢。”

这么说也许有点夸张，可是牙痛是别人不能理解的。

“天气也变好了，到什么地方旅旅游，散散心怎么样？”

“不行哟！牙这么痛，无论去哪，我也不会开心的。你可好了，多轻松呀。听说这次你要去会津。”

“是的，可是这是工作，谈不上什么轻松。”

“你说什么呀，肯定很轻松吧。你这个人真是不管长到多大，都那么悠闲自在。真搞不懂你在想什么。”

浅见看母亲牙痛得厉害，就悄悄地退了出去。

第一章 铃政漆器工场

1

4

万华楼的老掌柜——大滝老爷子，总是在叹气。听说是因为二儿子去京都后再没回来的缘故。

“我儿子是迷上了那边的姑娘，早就把会津给忘了！这孩子，尽干些蠢事。”

他所说姑娘的父亲是京都一家小有名气西餐店的老板，因为她是三个千金中的老大，所以，父亲怎么也不会放她走。好像还说过，如果要结婚就必须继承店里的生意。

“那不好吗？能去京都的话……”安达武春很无所谓地说。

“那哪行？我这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帮着干呢。总而言之，现在人手不够让我很伤脑筋呀。”

“哈哈，要不然，老伯，这么着，您就去趟京都，往脖子上套根绳儿，吓吓他。”

“我可干不出这种事！无论怎样落魄，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会津人呀！”

这么一说，大淹老爷子最近还真是突然瘦下来了。

他接着抱怨道：“本来我是要退下来，把店交给大儿子的，可如今事事都不如意，反而比以前更觉得疲惫不堪了……”

武春心里想：人生难免有挫折，但或许，人在有事儿干的时候才是最光鲜的。

“反正，我家那小子要是长眼的话，您家的姑娘模样就不错，咱两家住得又近，他们俩要能成就好啦！”

“啊哈哈，我家那姑娘，她还是个小孩子呢，也不怎么会说话，暂时还不会有那方面的意思。”

“那可不是！阿武，你要一直还把她当小孩子看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不知不觉间，孩子们都一下长大喽！”

万华楼的老掌柜说了些让武春不自在的话，聊了会儿就回去了。

上午，最后一拨客人乘坐观光巴士抵达，开始参观。

铃政漆器工场的车间和展销会场连在一起。依照活动安排，客人们参观完车间后，就直接到销售会场去。

虽说叫做“车间”，其实不过是手工操作的零散工场，并不是流水线。场内房间按照操作顺序被一个个分开，工匠们各自在自己所属房间内工作。因为上漆这种工作忌讳粉尘等杂质，所以，每间房间的窗户也好、门也好都是紧闭的。

除制作木胎另当别论外，漆器工序大致可分为底漆、二道漆、末道漆三个阶段。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实际却需要相当复杂细致的工序，比如说一种叫做“本坚地”的漆器，就需要三十三到四十二道工序才能完成。

即使是批量生产的便宜货，从底漆到末道漆，要是该掌

握的地方没掌握好的话，一使用就会出现漆皮剥落的情况。

上底漆就是先在木胎上涂抹防锈漆、粉漆，然后晾干，再利用工具打磨掉多余的粉漆。

之后，重复多次上述操作，将木胎表面打磨平整。这样一来，即便使用多年，木胎也不会磨薄。

之后的工序是上二道漆，用优质油漆把底漆涂抹得更均匀，终于要进入末道漆的工序了。

制作漆器的工作，从底漆到二道漆，在时间和技术上都有一定要求，但这些从制成品的外观上却都看不出来。

在外行人眼中，这样的工作似乎单调乏味。当然也有不习惯这种工作或是过敏体质的人，因工作关系而发生中毒。

6 地板上铺着坐垫，整日面对着操作台——这种工作条件也够差的。这种工作在地方上属于 3K^① 职业，所以年轻人都不愿意加入进来，无论哪个地方的漆器工场，如今都在为后继无人的问题所困扰。

二道漆之后的下一工序是在木胎上涂抹末道漆、绘制花纹。这需要各种各样的技巧，而且要求更高更细的技术。

说到漆艺，无论是毋需打磨、晾干后即完工的“立涂”，还是其他或有光泽、或无光泽的漆器制作方法，各地都有自己代代相传的独特工艺。“花涂”、“春尘涂”等就属于这类地方工艺。漆器仅从漆涂得如何就可以分辨出优劣，所以，上漆时必须小心谨慎，以免掺入粉尘或颜色不匀。

打磨掉表面末道漆、露出里层漆的技艺，在漆器制作领域可谓独领风骚。“曙涂”、“夜樱涂”等就属于这种。

^① “脏乱”、“费力”、“危险”三词日语发音的起始字母都是 K。

绘纹、加饰则是漆器技艺的顶峰。甚至可以说，漆艺的魅力就凝缩在了加饰这一点上。泥金画、镂金、螺钿……加饰的技巧极尽复杂精巧之能事。特别是“泥金画”，被称作日本独有之物，包括平纹泥金画、研磨泥金画等等，种类有十余种之多。

即使是制造漆器这种体力劳动，如果说到绘纹、加饰两道工序，总让人产生艺术家的感觉，够潇洒。而且，身怀此技的人为数极少，他们或者有艺术感、或者至少懂得画画，都非等闲之辈。所以说，在底漆、二道漆两道工序和末道漆之间，即便是同为漆器工匠，界线也划得十分清楚。

虽然安达武春干漆器这行已将近四十个年头了，可是，在进行末道漆加工时，他仍只不过负责极简单的操作，比如：涂抹单一色彩的“立涂”。

操作末道漆的工匠——特别是懂得绘纹、加饰的人，收入都不错，工作场所的条件也好。

他们都有技术，运气好的话，还可能有机会在展览会上拿奖，成为工艺艺术家，从而飞黄腾达。

铃政漆器工场也有两个专门负责末道漆和加饰的工匠。俩人都只有四十几岁，各分得一间和式的房子，待遇很丰厚。

会津漆器中有种叫做“会津绘”的，有其传统的上漆工艺和花纹图案。如今，这种漆器虽然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继续沿袭传统，但各制造厂商也不断研制开发出有别于传统的独特图案，摸索着会津漆器发展的新方向。因此可以说，负责末道漆和加饰的工匠作为工场生产的战斗力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
与他们相比，像武春这样的底漆工匠，不论是干了多少年，待遇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他们的工资和一般工薪阶层相比，简直少得让人难以置信。所以，干这行的人，必须是特别喜欢这项工作，或者是对收入多少毫不在乎，又或者是想得开，再或者是胸怀使命感、视之为天职，要不然，这种工作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可言。

武春可以说是符合了上述所有条件的人。特别是关于最后一项——“天职”，武春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样，坚信不疑。他总认为，如果没人干底漆这项工作，那么会津漆器就不会有明天。

8

不过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最朴素、最没有吸引力的底漆工作实际上反而是漆器生命之所在。近来，人们只从漆器成品华丽美观与否来判断价值，这种风气，从会津漆器的本质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。

会津漆器本来并不是什么装饰品、收藏品。漆器只有作为日常生活器皿，充分用于家庭餐桌、厨房，才能体现其价值。漆器在使用时还必须足够强韧、耐用。保证这种强韧性和耐用性的就是底漆工序。

但是，负责底漆的工匠却没得到应有的报酬。不，不仅是底漆工匠，如今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时代——勤勤恳恳从事基础工作的人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。

隔壁房间的非野浩司也是位专心于底漆作业的工匠，他的儿子洋一去了东京，现在是牙科技师。

“作为洋一，看过了我这个做父亲的一生，自己也跟着成为一名漆器工匠，最后葬在会津的土地上，实在是件很没意思的事。”平野曾经这么说过。

“不过，要按洋一的话来说，他那个牙科技师的工作也差不多嘛。”

据说，牙科治疗的一个重要部分——也就是制造假牙的工作，绝大部分都是由技师来完成的，但是，收入方面就不用说了，地位、名誉——所有好事都是牙科医生的，而牙科技师的收入也就相当于小规模公司里的新职员。

牙医们把没有国家技术考试当作幸事，大学时代就整日痴迷于高尔夫球，不正正经经学习、也没有掌握基础技术，就获得行医资格。而支撑他们工作的牙科技师却是辛辛苦苦地工作着——这话听起来可真让人觉得同情。

团体参观客人在走廊里鱼贯而行，透过玻璃窗观看工场内的操作情形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现做现卖”。但是，武春总在想——客人们只是看到眼前这些操作，如果仅凭这一点，他们就认为了解了漆器制造工艺，那可就太让人伤脑筋了。

用刮刀涂抹油漆，不过是几十道工序中的一道而已。涂完漆后，晾干、打磨、再上漆的工作需反复的次数多得能让人生厌。而令人担忧的是不知情的人或许会产生错觉，认为漆器只需上一次底漆，即可转至末道漆、花纹绘制，然后得到成品，摆上店面。

一位看似单独来参观的年轻男子，紧随团体客人之后走了过来，长时间驻足在窗外。

把防锈漆调成油画颜料的样子，然后涂抹到木胎上，什么人会认为观看这种单调的操作一遍遍重复有意思，但这位客人似乎好奇心特别强，十分热衷于此。团体客人都走过去很久了，他还把鼻子贴在玻璃上，专心致志地向里观望。

应该不是抱着什么窃取技术情报的目的吧？可能是看到

美丽的漆器，从这种所谓的肮脏工作中脱胎而出，所以在价值观上产生了认同吧。这么想来，武春心头多少涌上一股干劲。

那名男子终于走了，武春看了一眼表，12点多。他准备花点时间整理一下工作间，于是，嘴里“哟嗬”了一声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，他的腰和膝盖的关节都发出了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

武春来到走廊，准备叫隔壁房间的平野浩司。俩人习惯一起吃便当，平常总是浩司先来叫他，不过，今天似乎很难得，浩司他好像还在忙着干活。

10 武春刚走到门前，突然从里面窜出一名男子——正是刚才那个专心致志观看操作的小伙子。其他客人都已经走光了，看来他真和团体客人不是一回事，单独来的。

“快叫救护车！”他突然对着武春大声叫道。

“那个人样子很奇怪。”他指着房间里面，接着说。

武春进了房间，看见平野浩司趴倒在操作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快！救护车！”他又吼了一声，像是责怪武春，“还磨蹭什么！”

吼过之后，他好像还觉得不放心，又大声叫：“电话在哪儿？”

武春指了指事务所的方向，那个小伙子立刻大步跑了过去。

根据记录显示，从铃政工场打来 110 报警的时间为中午 12 点 13 分。

接到出动命令时，片冈昭夫警长刚开始吃他的午饭——拉面。

“好像是心脏麻痹，已经安排了救护车，不过，报警的人情绪非常激动，坚持说他怀疑是非自然死亡。所以，你还是去看看吧，以防万一。”刑侦科长岩永挂断从指挥室打来的电话后，悠悠地说。

“是！”片冈嘴还贴着碗边，把眼珠向上一翻，回答道。情势也不是很紧迫，还不至于中断正吃着的午饭，“快吃快拉”可是警察们的特技，非常时期才会拿出来。

片冈今年四十二岁，正逢厄运之年^①。不过，他生得膀大腰圆，体型健壮，看上去倒是和厄运一点都不搭边。

实际上，片冈也从没得过什么真正的病。即使是三年前参加县柔道大赛时，扭断了左脚脖，他也没请过假。只不过，通过那件事，他感到自己年龄确实大了，之后就再没参加过柔道大赛。

接到报警后五分钟，便有两辆巡逻车向铃政漆器工场驶去。虽然也开了警灯、拉了警笛，但显得并不怎么着急。

铃政漆器工场临近会津若松市西南郊，位于门田町工业区最外围附近。而会津若松警署临近会津若松车站，位于市

^① 日本一般指男 25、42 虚岁，女 19、33 岁为交厄运之年。